

大沙口秋色

秋天，发现大同镇长城之美最好的季节。层林尽染的山岗间，黄色的夯土巨龙逶迤，气质较平时多些雄浑与沧桑。丰收后的田野，湛蓝的天空，流波飘转的小溪，金黄的杨树叶，绛红的杏林……触之所及皆可入画。

这一次目的地，右玉云石堡附近的大沙口长城，探访秋天的山水美景。



秋水



关口



牧歌



马市

今年夏季雨水较多。时值深秋，长城附近山地上依然可见处处绿植葱郁，往时已显枯黄的蔓草仍秆绿叶张，一丛丛一簇簇，在秋日暖阳下自在摇曳。

新修的长城旅游公路车稀人少，估计外地游客多到传说中的网红景点打卡，不太关注深山里的美景，所以一路行来比较顺畅。路在绵延的山岭上来回盘旋，坡度较高处前窗只见蓝天，朵朵白云随性地点缀，观之，心情瞬间惬意而慵懒。

车窗外，景色不时变换。忽而山峦起伏，大地似锦；忽而牛羊满山，山林连绵；忽而崖高岭峭，似可摩天。路边偶尔出现的古代墩台，为现代公路立起路标，

明代大沙口长城属大同镇下属威远路管辖，与楼沟、口子沟、井沟、火盘沟、韭菜沟一线，守护着晋蒙交界处的河口通道。

河名王石匠，发源于右玉县丁家窑乡黑家湾村，古时是晋北通往河套平原的必经之路。河床平浅，河谷宽敞，适合大队人马快速突袭。明弘治十三年(1500)，鞑靼火筛部七千人入寇，一部由王石匠河突袭威远城，明军力战伤亡余千。自此之后，这一带成为大同地区防御重点，依河建有铁山堡、新旧云石堡等军堡，形成犄角相护之势。

沿河修有乡村路，向西直通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。路上三两游人驻车拍照，口音混杂着晋语方言。他们的镜头

王石匠河北侧，长城内外分布着一大两小三座城堡，十分密集。大的，位于长城内侧，位置紧靠边墙。两个小的一里一外，分布于长城两侧。当地人称之为马市城，也叫马市圈。

据考，圈为蒙古语，意指围起来的草场，也泛指圈起来的一块地方。马市圈圈的堡墙不高，多数墙体坍塌成土垄状，不似边墙那般高大挺立。今人推断，它最初修筑时的等级并非军事用途。从名字上分析，或与明中后期的明蒙互市有关。

《明史》记载，隆庆四年(1570)，明廷利用把汉那吉事件与蒙古俺答部修好，双方商议通贡互市，先议定于新平、守

提示访客——向前走，没错。墩台多为方形，体态沉稳，体色灰褐，展现着岁月洗礼后的从容。

过了“十三边”路标，朝“偏关”方向行驶，地形地貌变得平缓。不久，可见山梁上，黄色夯土的长城墙体错落起伏，十分显眼，有些震撼。车转过几个急弯，目的地大沙口到了。

秋天的风扑面而来，带着大地收获的味道，田野行道树变成金黄色，按时提醒季节所至。透过金色树叶，长城完整的轮廓尽在眼前，与数百年前一样。当地人称大沙口一带的长城为二道边，对应西边的头道边。边，即边墙，明代对于长城的称谓。大同镇长城记载中常有大边、二边、三边之述，民间多闻头道边二

道边之说，既含地理概念，又有时间解读。今天的右玉平鲁两县，明代属大同镇西部防区，出于应对河套平原蒙古部落袭扰的需要，在今天晋蒙界多筑长城，以期借此降低双方发生冲突频率。

军卒民夫，肩扛手提，一筐筐黄土被运上山脊，倒入版筑里，夯实再夯实，如砖一般坚硬，五百年风吹日晒，依然形态不改。据传，夯筑之法已有数千年历史，新石器时代末的古国时代，先民已用夯土技术造城护佑家园，至西周“版筑”技术已成熟，《诗经》有记：“揅之隰隰，度之薿薿，筑之登登，削屡冯冯”，描绘出古人夯筑劳作的场景，形象而生动。

抚摸五百年间的边墙，质地粗糙坚实，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。

石匠河

里，秋天的河口美得令人沉醉。黛色青山上长城似带，与蓝天相融。河水清澈波光闪耀，倒映着两岸斑斓。杨树林金色盛装，阳光温柔地洒下，给每片叶子都镶上了一圈毛茸茸的光边，整片林子仿佛凝固成一幅油画。风过时，沙沙作响的树叶簌簌飘落，空气中弥漫着干燥的草木香，连呼吸都带着阳光的暖意。一片静谧的金黄旁，有着大片的沙棘林，灰褐色的枝头上橙红的果实，像无数盏小灯笼在风中饱满，喜人可爱。

不远处传来嬉笑声，有孩童撩动河水，无忧无虑。笑声惊动向向日葵地里的飞鸟，正是成熟季节，它们或许是来觅食的。有两三只落在河边，好奇地四下张

望，是寻觅是等待，不得而知。

河床最宽处，长城遗迹无存。据考证古时此类位置多建关卡，以石基打底，上砌砖石，连缀两边墙体。关有门，定时开启供长城内外人员往来。关口跨河处建有拱形窟窿，供河水流淌。有人说，河之名与当年修筑关口的石匠们有关，他们凭着简单的斧凿锤钎，打造出大明帝国远边的管理节点，功绩不见史书，却以这种方式被后人记住。纵观有明一代，修筑长城与许多人的命运相联，那些石匠的手多数一生未离斧凿，他们修关、造桥、建堡，在忍耐与付出中形成长城历史中一个不能被忽视的群体。

马市城

口、得胜三堡处开放马市，后“于左卫北威远堡边外”开设马市，扩大贸易额。马市分官市与民市，大市与小市。官市交易物品以马居多，明廷发银到边镇，折购成绢帛布匹后换取蒙古部落的马匹。官市之外的民市交易自由度较高，可见马牛羊皮毛和粮茶盐农具药品等，双主各取所需。最初的马市交易时间集中在春秋，称为大市，后因长城内外交流交往频繁，每月都开小市，地点固定，时间随意。万历年间，物资交换成为明蒙双方生民日常，出现了以此为生的行商，长城内外凭添更多的人间烟火与情感依赖。

马市遗址立有碑刻，凭记这段历史。马市圈里已不见往昔繁华，交易

场成了庄稼地，高大泛黄的玉米秆在秋风吹拂间发出沙沙的声响。风大，音若波涛；风小，似细声低语。偶尔，一两片枯黄的玉米叶被风卷起，在空中打着旋儿，飘向长城外，落在另一片玉米地里。

马市相关的蒙汉往来推动长城内外的融合，农牧界线不再清晰。长城一线常见以碌碡、碓臼、韭菜、芫荽为名的村落，即为种植品种、生活习惯相近的见证。据说当年马市贸易时，边墙两边的人们常结成“相与”，形成稳定的贸易伙伴，每遇货期，同食同宿亲如兄弟，有的还结成儿女亲家，成为真正的一家人。

文/图 温鹏毅